

张敬著

大祠堂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张敬著

大祠堂



上海書店出版社

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祠堂/张敬著. —上海: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8. 3
ISBN 978 - 7 - 80678 - 809 - 7

I. 大...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23477 号

责任编辑 欧阳亮

封面设计 张志全

技术编辑 丁 多

大 祠 堂

张 敬 著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 × 1000 1/16 印张 27.25 字数 600,000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5,000

ISBN 978 - 7 - 80678 - 809 - 7/I · 132

定价 38.00 元

本书中文专有出版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摘编或复制

序：张敬建了个“大祠堂”

聂 造

张敬先生所著的长篇历史小说《大祠堂》就要出版了。听到这个消息，作为张敬的好友及《大祠堂》电视剧的导演之一，心里非常高兴，也想在祝贺之余，对此有所表示。可能张敬明白了我的意思，就在电话里对我说：“那你就写一篇东西吧，把你对小说的真实感觉及评价写出来，随便怎么写都可以……”这个提议真让我为难，因为我的身份决定了我的尴尬——说得太好吧，有损我作为导演的虚荣心；说得不好吧，既有悖于事实更有悖于我做人的原则。所以，让导演来评价原著小说真是一件左右为难的事情。思前想后，我最后决定，还是做个老实人，把我所了解的《大祠堂》的创作过程及对小说的感觉，认真地写出来，供各位读者、观众参考。

记得那是2003年春天，张敬先生来到徽州。他这次来徽州的目的，就是到《大祠堂》小说中故事的发生地徽州这片古老的土地来进一步体验，了解这里的民俗及文化，搜集更多的历史资料。我作为该剧的主创人员之一，同时，徽州又是我的老家，理所当然全程陪同。跟所有到徽州来的人一样，张敬一行也不例外，到徽州主要是做两件事情：首先是上黄山，看看这座名山的真实面目，一览这人间仙境的秀丽风光；再就是此行的最终目的——遍访仍然凝固着一段段独特历史的徽州古村落，与更多的徽州人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搜集对创作有价值的资料。

一幢幢徽州古民居，总能给人们以无尽的遐想，更会让我们联想起当年的徽商和他们遍及天涯的足迹。悠悠岁月里，徽州朝奉，贞节牌坊，还有那“宰相故里”的盛名及数不胜数的巨贾豪门……有些古民居虽然已经破旧，但小巷深处的寻常人家，似乎还保留着祖辈们的风雅，孩童朗朗的读书声隐约就是当年书院里绕梁的余音，一种远离尘嚣的清静，仿佛让人们步入了世外桃源。她动静交错，俗雅交融，精工细作的木雕窗棂，框着的绿水青山如水墨画一般……是的，徽州是独特的，徽州也是多元的，徽州更是丰富而厚重的。

面对明清时代留下的在在皆是的徽州古民居，她独特的建筑风格，略带凝重的神韵，无不在给我们讲述着她背后的尘封往事。虽然，如今已是人去楼空，但这一幢幢古民居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或悲凉，或辛酸，或慷慨，或缠绵，多少扣人心弦的感人场面，多少如泣如歌的离合悲欢……朝晖夕阳里，袅袅炊烟中，一幢幢徽州古民居就像一个个历史的标本呈现在眼前，就好像徽州昨日的故事又重现在身边……

也许是徽州的人文极富个性；也许是徽州人胡适先生曾任北京大学校长的缘故，毕业于

北大的张敬一到徽州,就被这里独特且深厚的文化所深深地吸引。张敬感慨地说:“要写一部徽州的作品,就一定要写明清时代的徽州,因为那时的徽州是鼎盛时期的徽州,是充满故事与传奇的徽州,要把那时徽州寻常百姓的小故事写出来,用平民百姓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来表现历史的跌宕起伏和社会变革的波澜壮阔,当然,最要展现的是与这些变化一脉相承、源远流长的徽州文化。”

张敬是敏锐的,他很快就把握住了徽州的脉搏——在古徽州,每一个村落都是由家族来管理,有多少个家族就有多少个祠堂,家族所发生的一切事务都在祠堂里进行。可以说,祠堂是家族的圣地,是家族的精神象征,是家族文化内涵最典型的符号。徽州五千村,村村有祠堂,徽州有多少年历史,徽州祠堂就有多少年历史。每一个宗族的祠堂,就是一个宗族档案馆,也是一座历史博物馆,同时在那个时代,祠堂又是生命的鬼门关,更是女人的炼狱,而《大祠堂》的故事,恰恰从一个女人与祠堂的关系展开……

2003年秋天,张敬又一次来到徽州,在徽州一个古村落里住了下来,一住就是一个多月。那些日子,对张敬来说,既是宽裕的也是紧促的。在徽州当地热心人的引领下,他翻山越岭,走街串巷,家长里短,攀谈记录,访古搜遗,考证遐想,足迹遍及徽州多个村庄。当人们听说一位北京来的作家要写徽州的往事,很是兴奋,一派古道热肠。也听说有人把他误认为是从北京来的文物贩子,发生了一些很值得回味的尴尬……2004年初,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与构思,张敬在电话里告诉我,要写明清时期的徽州百姓故事,就要从祠堂写起,因为那时徽州的一切最后都汇集在祠堂里,祠堂是徽州文化的内核。他还在电话里不无遗憾地告诉我:“时间不够用啊!有太多的村落要访问,有太多的人物要登门拜访……”

2004年末,《大祠堂》初稿杀青,张敬把她发给了我。我读完小说后,内心里对张敬的佩服增加了不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能如此深刻地感受徽州文化,洞烛幽微,完整地创作出一部长篇小说,确实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徽州是文化之乡,村里长老、退休教师都能够对徽州的历史和文化说出个一二,创作有这样文化背景的作品,不能有任何疏忽,稍不留神,极有可能闹出笑话来。通读完小说,我作为一个徽州人,凭我拥有的知识和对故乡的感知,我要说:这就是徽州,原汁原味的徽州……

我敢断言,张敬将在徽州文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因为他用文字与情感为古老的徽州建了一座永不倒塌的大祠堂。

2007年12月

于姑苏城外改华堂

第一章

西元一六一五年。

暮蔼晨烟，古桥水口，浓荫深处掩映着青瓦白墙，鸡鸣声里，太阳冉冉升起。阳光斜照在颓败但整洁清静的马头墙上，脚步声从远远的地方传来，祠堂还在安静地沉睡，一切宛若画卷。

临源谢家空寂的祠堂内，阳光投射出和煦迷离的光影，享堂正上方“梯让堂”的匾额早已陈旧褪色，匾额下方供案上摆着同样陈旧的宗谱，封面眉额上娟秀的楷书写着“临源谢氏宗谱”。宗谱里记录着从晋朝典农中郎将谢纘开始的显赫的谢家世系。

空寂的祠堂在光影移动中渐渐变得生动丰盈起来，瓜梁上的彩绘色艳如新，木雕栩栩如生，所雕组图表现的正是徽州人家嫁女儿的情形。

时光在宗谱上流转，直到谢家“致”字辈上停止下来。

喜乐声婉转悠扬，在青山秀水间起伏回荡，与临源谢家数山相隔的郑家，张红挂彩，新娘秀云早已装束停当，一个人静静坐在闺房里，手里正把玩着一件物事，那是一支红铜打制的九连环，秀云解环的手法稳而灵巧，几乎听不到多少金属交擦的声音——这是一个手灵心慧的女子，但不知怎么的，她此刻的神情却不像一个即将上轿的女儿那样兴奋、忐忑、紧张，倒好像若有所思一般，那一双解环的手便也随着她的思绪，起起伏伏，动动停停……

与此同时，临源谢家后谢一族大宅的一间偏房里，也有一双稍显粗壮的手在解着一支看上去与秀云那支一模一样的九连环，他便是身为后谢长房长孙的谢致成，此刻正是一身新郎打扮。两位新人隔着山山水水，做着相同的事情，却不知此刻他们心里想的，是不是也像手里做的一样……

门外传来招呼声，致成把尚未解完的九连环揣进怀里，走出房门。

喜乐响起，花轿上肩，致成手执红绸携轿出门而去。

微亮的天际，传来一声高亢的鸡啼，迷茫晓色中，早有另一支迎亲队伍先于致成一行出了临源水口，拐上了蜿蜒的山道。

天色渐亮，花轿落地，沉寂有顷的喜乐再次冲天响起，轿帘打开，司仪高声宣布“吉时已到，请新人上轿”。

司仪的声音传入闺房，秀云将九连环放进妆匣，母亲及伴娘相继走进来，秀云叫一声娘，拥住母亲，眼泪随之掉下来，母亲也一边拭泪一边劝慰叮嘱着女儿。母亲替秀云揩干泪痕，伴娘为之罩上红盖头，秀云转身，停下，稍抬起盖头，最后扫了闺房一眼，盖头落下，母亲伴娘搀着秀云走出闺房。哭嫁歌声随之响起。

大门外，轿帘高张，新娘缓缓入轿，“起轿”的喊声里，喜乐骤强，彩轿悠悠而起。

与致成行辈相同的前谢一族的谢致卿也立于轿前，手牵红绸，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伴着喜庆的吹打乐绕村一周，而后出村上路。东方大亮，朝阳升起，队伍渐行渐远，惟有余音袅袅，久久不散。

原来这一天，临源谢家前谢后谢两族同日迎娶，前谢致卿娶的是郑村郑芝萌之女秀云，后谢致成娶的却是下溪家吴氏之女玉淑。

山路渐显崎岖，手牵红绸走在轿前的致成，脸上开始沁出细密的汗珠，吹鼓手和轿夫们却不以为难，仍然保持着高亢的情绪。

山的这头，致卿也已满头是汗，正领着自己的花轿攒步急行，两边的喜乐声渐可相闻，致卿遥遥听见，情绪为之一振，脚步登时加快了，身后的喜乐声也受了感染似的，随之骤强。后谢致成这边带队的是他堂叔，在家行三，出了名的爆仗脾气，他也听见了山那边传来的喜乐声，忙招呼自己这边再加把子劲。

两支迎亲队伍加快了移动速度，向着一个山口汇去。

水口边古树下，预先支起了凉棚，供迎亲队伍打尖休息。

两支迎亲队伍分从两边山路下来，愈走愈近，喜乐也在两家乐班的争强斗胜中愈奏愈响。坐在轿中的秀云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好奇心所使，半撩着盖头，轻轻拨开了轿窗一角，哪知对面恰是致成领着花轿迎面走来，虽然不近，秀云这一窥亦可谓觑个正着，心中咯噔一下，慌乱中立刻把窗布放下了，半撩的盖头也随即落下，两手扶膝而坐，动也不敢再动一动。

花轿落地，轿夫乐手们纷纷涌向凉棚，擦汗喝茶吃点心。

花轿旁转眼只剩下新郎，孤零零守着各自轿中尚未谋面的新人。新郎致卿与致成的目光渐渐汇到一起，俩人竟然会心一笑，致卿还朝致成做个鬼脸。致成回应着，目光则在不经意间越过致卿，落在了秀云所乘花轿上。

两边的乐班头被后谢老三拢在一起，搭讪说话，后谢老三还将两个银包悄悄塞进二人手里。

过不多时，轿中的秀云还是老婆势一动未动，外面却已有人喊起轿了。秀云伸手抓住扶手，但她的轿子却没动。后谢致成这一支在谢老三招呼下起轿疾行而去，前谢这边却忽然不见了乐班头领，致卿着急了，前谢家带队的裕如公也大声催问起来，“你们班头呢，该起轿了，他怎么人不见了？”“班头今早起来有些闹肚子，这会儿怕是找地方行方便去了。”一个乐手回答。“闹肚子？刚才我还见了，不是好好的么？”裕如公追问。不待乐手回答，致卿益发急道：“叔，咱得赶紧着，不然误了吉时了。”

说这话的功夫，致成他们已经走得不见影了。

谢家村口，致成的花轿吹吹打打由远而至，洗衣的妇女们纷纷放下手中活计，走上路边，指点观看。孩子们更是兴高采烈追随着。而此时的谢家祠堂外，门前空场上早已聚了不少谢氏族人，等着观礼助兴。后谢老三领着致成及花轿疾速而来，祠前停住，老三不待花轿停稳，急急就喊“新人落轿，入祠拜祖”，众人便让出一条道来，老三顺着众人让开的通道往前一看，却不禁皱起了眉头。

祠堂平时出入之门，居然是关了的。

“人哪，管祠堂的人哪？进财这个挨刀的，哪儿挺尸去啦？”一后谢族人凑上来，对老三耳语，老三的脸色变了几变，径直走到边门前，挥拳插门，“开门，开门来！进财你个挨刀的，居然学会跟老爷使心眼了，哪个缺德的教的你？告诉你，你看的是谢氏祠堂，不是哪一家的。今天是大喜的日子，三老爷不跟你计较，乖乖的来开门则罢，不然，别怪我这个老爷不认你。”

里面竟无回音，老三的脸色愈发难看了，更将门推得咣咣作响，就连积年的尘土也被震了下来。老三语中怒意也愈发浓重了，“嘿，你个狗仗人势的，吃了老虎胆了，我告诉你，这祠堂可是也有我们后谢一半……”“慢着，罢手，快罢手，三兄弟，这是怎么回事？”说话的是位年届五十的前谢长者，论行辈却与老三相同。

谢老三道：“哟，我当你们前谢人都不在了呢，闹半天还有人在呀，文清兄到的正好，你给我解释解释，这花轿已经落地了，可祠堂门为什么还关着，你们前谢到底什么意思啊？”

文清道：“三兄弟，咱两家不是昨天才商量好的吗？今日拜祠礼，按吉时先后，咱前谢在先，你们家在后，你不会这么快就忘了吧？”

“没忘。你们前谢不是拜过了吗？”老三自是心里有数，但这话问出来却毫无破绽。

文清奇道：“拜过了？三兄弟可真会说笑，我们花轿还未到哩，怎么，三兄弟来的路上没见着他们？”

老三顺势便说：“没有，我还以为他们早过去了呢。”

文清越发着急了，匆匆说道：“这可怪了，按理也该到了呀，该不会路上遇上什么……不行，三兄弟劳你在此等等，我得找人上前迎迎去。”

谢老三听得文清这么说，连忙拽住了他：“等等，你先叫那挨刀的进财把门开开，我们要等也进去等。”

文清仿佛没了主意：“进去……祠堂是庄重之地，这乱哄哄的，恐怕不合适吧。”

老三见文清并不强硬，自己便硬气起来：“不合适，那也得怪你们，都你们合适了，我们就不合适了，文清兄，吉时可是不等人的，你看看，这都什么时辰了？”

文清吱唔着晃着脑袋，也不知摇头还是点头，只把目光焦灼地向村头望去。

前谢致卿家，致卿的父亲，前谢一族的秀才谢格文一身吉服刚刚穿好，秀才妻与丫环阿

贞正里里外外忙活着，老仆德忠匆匆走了进来。

“到啦？”秀才谢格文问。

“还没，倒是他们后谢家的先到了。”“怎么给他们先到了？进祠堂了么？”“没。文清老爷给拦住了，可是，他们三老爷说，过时辰就不候了。”

秀才有些急了，“什么话，岂有此理！你再去看看，告诉文清，再怎么着，也不可让后谢的先进了祠堂。”

看德忠退了出去，秀才妻方才言道：“咱花轿走的可不晚哪，敢怕是在他们郑家耽搁了。两家的吉时凑得那么紧，我当初就觉得不是好事……”秀才不耐地打断她，道：“抱怨，你就会抱怨，这会儿了，还说这些有啥用？快去准备着迎新人吧。”

谢家祠堂外，禁不起后谢老三百般纠缠，文清终于叫开了祠堂门，堂门吱吱半启，老三已迫不及待挤进门来，一把薅住了开门的进财。

老三怒道：“狗进财！猫着呀，有本事你猫一辈子，永远别出来见我，我打你个狗眼看人低的……”进财被打得措手不及，半躲闪半求饶道：“三老爷，三老爷手下留情，进财是在后面摆香火，没听见三老爷叫门。”“还跟我顶嘴，狡赖，门都给我撞倒了，你还敢说没听见。”老三下手更重了，文清上前，连拉带劝拦着老三，这时，又一阵喜乐声从村口方向隐隐传来，一年轻后生如飞跑来，边跑边喊，“到了，到了。”文清念一声佛，忙丢下二人，迎出祠堂。

老三也停了手，丢下连声告罪的进财，返身出了祠堂。

喜乐声大作，致卿几乎是小跑着走在前头，前谢的迎亲花轿转眼间也停在了祠堂门前。文清早迎上来，不待花轿停稳，也等不及听裕如公的解释，忙着喊道：“吉时已到，新人落轿，入祠拜祖。”伴娘挑开轿帘，正欲搀扶新娘下轿，老三突然出现在文清面前，并挡了新人入祠的路。

老三十分沉着：“文清兄，你错了吧。”

文清：“错了？”

老三续道：“吉时已到是不错，可到的该是我们家的吉时，你们前谢的吉时已经过了。”说完，也不等文清反驳，对着后谢这边高喊道：“后谢吉时已到，新人出轿，入祠拜祖。”

这一来，是真的乱了，两边新人在两边族人簇拥下，同时到了祠堂门前，欲进不能，欲退不退，挤作了一团。

秀才谢格文早已听见了第二拨的喜乐声，然身为舅姑，今日的他只能老实呆在家里等新入上门，祠堂那边就是有再大的事他也只能干着急。终于，又一次把德忠等来了，迎头就是一连串的发问，德忠边揩汗边道：“回老爷，咱们到是到了，可他们后谢三爷硬说咱们误了吉时，非要抢在咱们前头先拜，文清老爷好意相劝，可他自恃占理，就是不听，非要先拜不可……”

秀才怒道：“岂有此理！他这不是故意找不是吗？我去看看……”

秀才抬脚，衣襟被老婆扯了一下。秀才妻忙道：“老爷，这日子，您不能去。”

秀才急道：“我不去，谁能镇住后谢家老三？文清太老实，只会……”

德忠：“老爷是不必去了，这会儿两家都进了祠堂了。”

秀才一惊：“什么，两家都进……那谁家在前头？”

德忠：“谁家也没在前，谁家也没落后，两家一起进的。”

秀才：“两家一起？这算怎么档子事嘛。”

秀才妻：“一起就一起吧，我看也没啥大不了，反正拜的都是一个祖宗。”

秀才瞪了夫人一眼，“你懂什么，妇人见识。”

致成、致卿各领着自己的新娘分左右两边穿过廊庑、享堂，来到放置祖宗牌位的后寝前。

两位司仪将供香分别递到两位新郎手上。

两位新郎又将供香分一半与各自的新娘。

两位司仪同声宣礼：“临源谢氏后裔致字派行子孙成（卿）敬告先祖，今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备三牲，行六礼，娶下溪家吴氏玉淑（郑村郑氏秀云）为妻，成家立业，继泽延嗣，自今始焉，秉香敬告，唯先有灵，唯祖佑之，伏乞尚飨，伏乞尚飨。”

宣礼声中，两个调皮的男孩爬到祠堂门楣上，居高临下向里窥望。

致成致卿执香上前依礼而拜，两位遮着盖头的新娘亦步亦趋紧随新郎行三拜之礼。跪拜中，致成余光穿过膝下瞥向致卿的新娘。

三拜礼毕，两个新郎分别从新娘手里收回供香，插到神主前香案上，香案前，致卿致成再次相视暗笑。

两股供香放出的烟竟然合成一股，袅袅而上，俩人现出惊讶之色，目光顺着袅袅而起的香烟直望上去。

炫目的阳光，笼着浮尘直从头顶上泄下，祠堂门也在耀眼的阳光下跟着旋转起来，旋转着缓缓倒下去，一声轰响，带起一片烟尘。

致成致卿讶然相视。

祠堂里的众人还没回过神来的当口，已经听到嘈杂中有人喊道：“砸着人了！砸着人了！门倒了！快来帮一把，孩子压没气了！”

致成致卿不约而同地抬脚往外走，才走几步，却又站住了。

他们腰上的红绸另一头分别系在两位新娘身上——新娘始终不为所动，静静地跪在地上。俩人都被红绸扯住了。

没过半个时辰，后谢二爷家内堂里，穿着一新的二爷挺挺地坐在椅子上，脸色铁青。

跪在二爷面前的却不是新人，而是老三。老大老四站在老三身后，垂头侍立。

二爷的目光盯住老四，训道：“格仕，爹是怎么交代你的？”

老四赶忙上前一步，站到老三一旁，回道：“爹，这事我觉得三哥并没错，祠堂现在是归

前谢管着，那门他们早应该……”

二爷打断老四：“住嘴。你三哥没念过书，做错事也就罢了，你可是，说话就要入省应试了，咱们后谢可都指望着你呢……”

老三这时却发话了：“爹，这事与老四无关，您要说说我吧。”

二爷看也不看老三，道：“你除了惹事生非，还有什么可说的？无可救药。”

老大制止了欲辩的老三，接过话来，“爹，今天是喜日子，惹您老人家动气，总是做儿子们的不是，怪我没管好两个兄弟，爹，您先消消气，新人还在外堂等着呢。”

“哼，你几个倒是兄慈弟让，只可惜……”二爷打住话头站起来，老大忙上去搀扶，二爷续道：“去看看那伤了的孩子。好生给人家赔个不是。老四，你也走，让他留下，反省反省。”说着，二爷在老大老四搀扶下走出去，堂内只跪着一个孤单单的老三。

老三一脸的不服气，“反省，我反省个屁。”

忙碌而繁琐的一天总算临近尾声，虽有变故，但大体也算得安生，毕竟望族的婚娶之事总难像一般小户那样四平八稳，而喜气也持续得长些。

老屋门楣上大红的喜灯笼许还要再挂几天，红灯笼旁，后谢秀才谢格文立在门廊下，作揖送客。

致卿的洞房内件件簇新，娘家带来的细软陪嫁堆得满地都是，顶着盖头的秀云独坐床头，手中一条丝帕被她绞过来绞过去，不知揉搓了多久。

房门轻启，其声虽微，秀云却立刻停止了手上的动作。

脚步声徐徐前来，止息在秀云面前，一时间房内静得出奇，秀云连自己的心跳声都听见了。忽然，一只手伸了过来，抓住盖头，向上撩起，秀云紧张得赶紧阖上了眼睛。

闭目含羞的秀云等待着对方下一个动作，却许久不见动静，秀云忍不住睁开眼，诧异的是，眼前竟是空空如也。秀云视线落低，这才看见八岁的致相正蹲在地上，手里攥着盖头，歪着脑袋在打量她。两人对视有顷，秀云一笑，伸手朝他要盖头，致相却不给，正僵持着，门外传来致卿召唤致相的喊声，致相显出惊慌的样子，左右张望了一下，忽然钻向床底，却被秀云拦住了。

致相央求道：“别让我哥逮着我。”

看着致相惹人怜爱的样子，秀云又一笑，指点他藏在了床榻后面，致相正要照着去做，又被秀云拦住。

秀云摊开手，跟致相要盖头，致相忙递了过去。

致相急惶惶将自己藏了起来，秀云也拿过盖头重新把自己遮起来。

致卿迈着酒步进房，却不理秀云，先四处找起了致相。只听致卿夹着醉意，骂道：“致相！你个捣蛋鬼，快出来，我看见你溜进来了。”

致卿绕屋找了一圈没找到，停在了秀云面前：“看见致相没？”

秀云端坐不答。

致卿伸手揭起了盖头，比划起来：“当真没见？我弟弟是个小孩，才这么高……”

秀云望着致卿，这是她第一次看见自己的丈夫，一时正不知如何开口。这时致卿的目光却突然投向她身后，跟着纵身一跃，将致相从铺叠整齐的被窝里拎了出来，这一跃也带倒了秀云。致卿且不顾致相大声地呼叫，将其夹在腋下，提了出去。房门大开，一阵夜风吹进来，烛光摇曳欲熄。

秀云再顾不得矜持，起身关了房门。烛光复归正常，秀云的目光落在被兄弟俩搅乱的锦被上。

又过了一两个时辰，前谢致成的新房内，锦被起伏错落、蠢蠢而动。锦被下的致成与媳妇吴氏，含羞而视。

致成轻轻除下吴氏头上最后一根簪子，吴氏羞得将头深深埋起。

致成望着吴氏浓黑的发丛，怔怔发起呆来，不知在想着什么，恍惚间，不知何时吴氏已经又抬头望着他了，致成回过神来，憨然一笑。

吴氏羞道：“没熄灯呢。”

致成忙道：“哦，我来。”

几欲燃尽的红烛，被吹熄了。

几乎与此同时，致卿的新房中，新烛被重新点燃，致卿举着新烛，晃晃着来到秀云面前。

致卿笑道：“灯熄了，怎么也不知道续上，一个人呆在黑屋里，不害怕么？”

秀云紧紧绞着手帕，大气不出，动也不动。

致卿道：“我要揭盖头了啊，可不许闭眼睛。”

致卿缓缓将盖头揭起，秀云缓缓将头低下。致卿像致相一样蹲在了地下，向上仰头望着秀云，秀云忍不住捂嘴笑了。

致卿拍手笑道：“笑了笑了……你真好看，笑起来就更好看。”

秀云羞道：“相公……刚才，不是看过了吗？”

致卿挠挠头，仿佛忘了刚才的一出闹剧：“看过……哦，刚才光顾着逮致相了，看也没顾不上仔细看，现在就咱俩了，得让我把你看够了。”

秀云：“相公以后还怕看不够么？”

致卿：“以后是以后，今晚可是我们洞房花烛夜……”

秀云飞红了双颊，刚刚抬起的头又垂了下来。致卿坐到秀云身边，拿起了她的手。

致卿的手指慢慢地抚过秀云的手，好像把玩一件精致而易碎的玉器一样。“柔若无骨，嫩如春葱，你的手这么好看，跟书里说的一模一样。”致卿作读书状道，“玉指皓腕，红袖添香，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此之谓也。”

秀云把手挣开，头更加低了：“相公，别再说了，再说把人羞死了。”

致卿又把秀云的手拉过来，低头就着秀云，认真道：“羞什么，从今儿起，我们就是一对打不散的交颈鸳鸯了，你不高兴么？”

“高兴。”秀云说这话时，仿佛也给自己鼓了鼓勇气。

致卿：“那不就是了。秀云，我问你一句话。”

秀云的头慢慢抬起些，应道：“什么话？”

致卿：“知不知道什么叫夫妻？”

秀云又飞红了脸，不敢再看致卿。

致卿：“羞什么，知道就知道，不知道就不知道嘛。”

秀云很小幅度地摇了摇头。致卿却很神秘地对她道：“我来告诉你吧。”随即凑到秀云耳边，窃窃私语起来，话没说完，秀云就捂着耳朵躲开了。

致卿：“我还没说完呢。”

秀云：“相公呵得人家耳朵好痒。”

致卿眼睛一亮，“哈，你怕痒，快再让我试试。”

秀云：“不行不行，秀云真的怕……相公放过秀云吧……”

致卿却已将秀云扑倒，放肆地呵起她的痒来，秀云压抑着，喘息着，躲闪着，将自己缩成一团，紧紧裹在锦被里，致卿则一脸的兴奋，随时准备伺机再下手……

静夜里传来第一声鸡鸣。

鸳鸯锦被，晓色迷蒙，红烛滴泪。

致成醒来，发现吴氏已经穿好衣服坐在了妆台前。致成翻身坐起，吴氏听到动静转过身来。两人相视，一时竟都有些赧然。吴氏拿了致成的衣服来到床前，略带羞涩的帮致成穿衣。

当的一声，有东西掉在地上，吴氏俯身拾起，交给致成，正是那支红铜打制的九连环。致成返身将九连环塞入枕下。吴氏见状，掩口而笑。致成倒有些不好意思，问道：“你笑什么？”

吴氏回过头去：“你，也喜欢玩这个？”

致成笑笑，没有回答。

晓色也静静地铺在致卿的洞房上。秀云正在对镜梳妆，致卿悄悄来到她身后，又要伸手去呵她，秀云一激灵，马上闪开了。

秀云嗔道：“相公又来了，闹了一宿还没闹够？再闹赶不及拜舅姑了。”

致卿正色道：“不闹了，我看你梳妆行不行，保证不闹了。”

秀云重新坐下，致卿站在身后，好奇地看秀云梳妆，忽然又来了兴致，闭眼摇头地吟起了诗：“洞房昨夜停红烛，待晓堂前拜舅姑，妆罢低声问夫婿，画眉深浅入时无？”

一首吟罢，睁眼看时，梳理整齐的秀云正站在他面前。

秀云有点拿不定主意，谨慎地问致卿：“看吧，行了么？”致卿应道：“行，真好看。”秀云道：“那，咱们走吧。”

前谢秀才谢格文家的正堂，左上首坐着秀才，右边的主座空着，两边列着家人仆妇。致卿领着秀云走进来。

致卿道：“这是咱爹。”

秀云道：“媳妇秀云拜见公公。”

秀才笑道：“好，好。秀云呐，以后咱就是一家了，致卿小你两岁，心又生得野，你可要替爹好好管着他。”

致卿：“爹！”

秀才正色道：“要想不让人说，得自家知道上进才是。陪你媳妇认认家人吧。”

致卿给秀云介绍妹妹玉芬、弟弟致相及一众家人。介绍到致相时，致相先凑上来，抻了抻秀云的衣角，秀云会意，俯身而就，致相伏在秀云耳边悄悄说着什么。致卿现出有点不耐烦的样子，转身问秀才：“爹，我娘是不是又不舒服了？”

秀才皱眉道：“可不是，昨黑夜又犯病了，折腾了半宿，今早上还硬挺着要起来，我没让。你们这完了事，就去看看你娘吧。”

秀云已经站在了致卿身边，两人一起点头答应。

与致卿相比，致成夫妇的认亲礼就热闹多了，别的不说，单是二爷门下三个在家的儿子三大家子男男女女，就把正堂塞得满满的了。因有二爷在座，几位叔伯个个都是一本正经的样子，致成领着吴氏挨个拜见。

二爷看上去气色不错，精神也好，唯独对老三瞅也不瞅。拜罢长辈，致成转对二爷，听候示下。二爷起身道：“致成，陪叔公出去走走。”

致成答应着跟二爷出去了，紧跟着吴氏也被几位伯母带进了内堂，正堂就只留下三位叔伯，气氛也一下松弛下来。

老三：“咱爹有什么话不能在这说，还要单独把那小子叫了走？”

老大：“老三，怎么说话？那是你侄儿。”

“不对，是堂侄儿。你们说说，这侄孙弄得倒比亲孙子还亲，我就不明白了。”老三还是有点气不过。老四见状，道：“三哥，你不是还为昨天的事呕气吧？”

老三可捡着话头了：“呕气？我呕什么气？我不像你们，当面上光会捡爹喜欢听的，完了把那不乐意都闷在心里呕着，你们那才叫呕气呢。我呀，想说就说，说完就完……”

老大：“哎老三，我可没惹着你啊，怎么连我也捎上了？”

老三忙道：“大哥，我没说你。”

老四开玩笑道：“那三哥这意思，分明就说的是我了。”老三顺势道：“你，你是爹的掌上明珠，咱们后谢的希望都在你身上呢，三哥我哪敢在你头上动土啊？”老四转向老大，道：“大

哥,你看三哥他,逮谁咬谁……”老三还不依不饶:“我咬谁了,我能咬谁呀,我也就咬咬自己尾巴解闷吧。”

老大笑道:“行了,老三,支应一早上了,你还不饿是怎么的?咬自己尾巴能解饿吗?要能,我也去找根尾巴来安上,还省得吃饭了。”

哥俩被老大说笑了,仨人让着出了正堂。

吴氏被带到了大伯母的寝房,大伯母坐定,便道:“致成虽然从小没了爷娘,几个伯母婶婶可谁也没少疼他,成了家,以后他就是你的人了。咱们家大,人多事也多,有什么不懂不会的,尽管来问我们几个。咱们是耕读之家,你放心好了,不会给你委屈受。”

吴氏跪礼:“谢谢大伯母抬爱,大伯母教诲,侄媳记住了。”

大伯母续道:“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不必再这么客气,快起来吧。”

吴氏的动作好像慢了一拍,大伯母上前做势欲扶,吴氏就势把一块叠起的白绢递到大伯母手里。

“这是?”大伯母明知故问,仿佛这已成一种约定的程式。吴氏垂首含羞,低声道:“是侄媳……侄媳从娘家带过来的。”

大伯母笑笑,另两位妯娌早已围了上来,众人转身背对吴氏,大伯母打开白绢,几点落红赫然入目,几位妯娌相视而笑。

吴氏头垂得更低了。

这边厢,秀云和致卿夫妇也来到了婆婆房中坐定。秀才妻静卧在床上,半闭着眼睛静养,秀云和致卿在一旁服侍。忽听有人叩门,秀云上前开门,阿贞端着汤药走进来。

秀云接过托盘:“我来吧。”

秀云捧药至床头,致卿凑上来关心问道:“你行吗?”

秀云向致卿道:“我在家做过,你帮着把娘扶起来,这样好咽些。”致卿依言而行。秀才妻恹恹地喝下几口药,慢慢睁开眼。道:“卿儿,你先出去,娘有话跟秀云说。”致卿犹豫道:“娘,您这身子……”秀才妻道:“娘不要紧,这几天是累着了,养养就好。”

秀云放下药碗,接替致卿搀扶着婆婆。致卿临走又瞥了秀云一眼,阿贞也跟着退了出去。秀云小心扶婆婆躺下,转身再去拿药。

秀才妻道:“我这么躺着,如何咽得下?还不都呛了?”

秀云忙道:“那,我再给您垫个枕头。”

秀才妻:“药不忙吃,你先把绢子拿来给我。”

秀云不明就里,问道:“绢子?”

秀才妻:“要白的。”

秀云四处寻了寻,续问道:“娘,在哪儿啊?”

秀才妻:“在哪儿,不在你身上吗?”

秀云恍然明白似的摸出身上的绢帕交给婆婆，其实她还是没明白。

秀才妻打开绢帕看了看，随即丢在一边，“这不是我要的。你坐过来，娘有话问你。”

秀云往前凑凑，却并没坐：“娘有什么话，问吧。”

秀才妻：“昨黑夜，你们，歇得不算晚吧？”

秀云道：“不晚。”

秀才妻：“卿儿他，有没有喝醉？”

秀云：“他喝得有一点多，但是没醉。”

秀才妻：“没醉就好，卿儿岁数小，还不懂节制，喝酒这事以后你要说着他点。”

秀云频频点头答应，秀才妻又道：“卿儿好胜，要面子，你不要说别在人前说，两口子，有什么话尽可以等关了门再说。”停了一下，见秀云只听不答，又道：“娘还问你，卿儿他昨黑夜，没欺负你吧？”

秀云如实相告：“没有，他回来，没一会儿就睡了。”

秀才妻：“睡了？他没跟你……你们，话也没说么？”

秀云：“说了。他就光说话了，说着说着就睡着了。”

秀才妻：“这个卿儿，唉。他都跟你说什么来？”

秀云支吾着：“他说，他说……”

秀才妻有点急不可耐了：“说吧，我是他娘。”

秀云越发害羞，声音越发地低：“他说，我们是一对，一对打不散的交颈鸳鸯，我是窈窕淑女，他是君子好逑，今日终于求到了我，再也不用……不用辗转反侧了……”

秀才妻无奈叹道：“我的老爷哟，瞧瞧你教的儿子吧。”

祠堂里，倒下的半扇祠堂门矗在墙边，秀才与几位族中头面人物在商量如何处理昨天发生的意外，一阵议论之后，众人都把目光投向身为掌祠人的秀才。

秀才道：“修祠堂之事，咱们合计也非止一日了，先人盖的这祠堂，传到咱们这代，有一百八十年了吧？”

文清公应道：“可不是，昨黑夜都躺下了，我还琢磨一回呢，这祠堂到今年整是一百八十一个年头了。要是从动工那年算起，还不止……”

秀才依着自己的想法，继续说道：“祖宗传下的基业，咱们后人要给它发扬光大才是，不然的话，咱们将上无以报先祖，下无以对子孙了。我琢磨着，这祠堂不修则已，修就一定要把它修好。”

裕如公问道：“菊庵公的意思，此番是想大修祠堂了？”秀才点点头。裕如公又道：“大修固然是好事，可这修祠的钱？”“这银钱么，我是这么想的……”秀才说着，声音放低下来，直等众人凑上前来，一派与闻机密的样子，秀才又把等在一边的进财发出去守着门，这才娓娓说出自己的打算。

田野片片金黄，滩头绿肥红瘦，河上渔翁漫歌，水乡如画如梦，致成陪着二爷正在河边漫步。

望着河畔美景，二爷不禁感叹：“好啊，祖宗给咱们选的这方水土真好啊！叔公在外面闯荡了三十年，一阖眼梦见的还是咱们这个家，这方土地，这条率水，这可是咱们的基业，咱们谢家的发祥之地呀。凡是咱们谢家的子孙，不论走得有多远，离开有多久，临了临了，都得回到这儿来归根入土，心里才踏实，魂灵才能安稳，故土安魂啊。”致成见叔公把目光投向自己，忙应道：“叔公说的是。”

二爷看着致成，语重心长道：“是什么是？叔公说的道理，你现在还不懂呢。叔公也没指望你现在就懂，只要把叔公的话记住就行了，日后等你在外面呆久了，也有了自己的儿孙，那时再来想想叔公今日说过的话，你就会懂了。”

致成：“叔公的话，致成记住了。”

二爷：“叔公问你，给你说的这房媳妇，喜欢吗？”

致成有点不好意思，低头道：“喜欢。”

二爷：“那你过天就走，舍得吗？”致成点点头。二爷仍追了一句：“要舍不得别不好意思，跟叔公说。多耽搁几天也没大要紧，下半月上面还有船下来，直接到杭州府。”

致成犹豫了一下，答道：“叔公，我还是过天走吧，没啥……舍不得。”

二爷：“唉，你要是叔公的亲孙子叔公就不跟你说这些了。”

致成迎面半跪：“叔公，您快别这么说，致成是叔公养大的，叔公疼致成，处处护持致成，叔公对致成比对您亲孙子还亲。在致成心里，您老就是我的亲阿公。”

二爷也颇有些动容，伸手拽起致成，说道：“你是咱们后谢长房长孙呐，叔公能不疼你么？你早去的阿公昨黑夜还托梦给我呢，他走得不踏实呀。叔公要是不能帮你这一支重新兴旺起来，先人那里我无法交代呀。”

致成正色答道：“叔公，致成会给您老争气的。”

二爷续道：“记住叔公的话，不吃苦中苦，难做人上人。既然出去闯了，就得闯出个人样来，为人做事，要像个堂堂丈夫，家里的事你不用惦记，有叔公呢。”

致成：“致成记住了。”

夜幕垂下，后谢书房内，秀才听过老婆的抱怨，此时正在教诲致卿，该说的话差不多已经说完了，又惟恐致卿不懂，便又多了些叮咛。

秀才：“爹跟你说了这么多，都懂了吗？”

致卿耐着性子回答：“懂了。”

“真懂了？”

“懂了。”

“懂就好，去吧。记住，别光给人念“关关雎鸠”了啊？”

致卿答应着退了出去。匆匆奔回自己的偏院，才进院门，又忽然放慢了脚步，原来他发